

# 行走的麦子

□宋开峰



在我记忆中,麦子是会行走的。这感觉着实有些怪——麦子生于泥土,根须深扎,本该是世间最安稳的存在。可每当我阖眼时,眼前便浮现无垠的麦浪在风里起伏、逸动,像一支没有尽头的队伍,从天边涌来,又往天边漫去。那声响低沉又沙哑,像大地从胸腔里发出的叹息,后来听久了才明白:风不过是过客,而麦子的行走,原是刻在基因里的命定步履。

奶奶说,麦子是跟着人走的。当年祖辈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出发的时候,怀里就揣着几把麦种。他们拖儿带女,推着独轮车,在土路上碾出深深的车辙。那时候,家乡还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,风起时白茫茫的,像是下了一场不合时宜的雪。可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停下了,把麦种种下去。第一年的麦子长得不好,稀稀拉拉,像害病孩子的头发。可是他们没有走,第二年,第三年,麦子慢慢地站住了,根扎下去了,穗子也渐渐地饱满起来。后来就有了村子,有了老屋,也有了家。

所以麦子会行走,不是凭着自己的脚,而是靠着人的脚。人在哪里,麦子就跟到哪里。麦子是庄稼人的魂,走到哪儿都放不下。

鲁西北的春天,不似江南,有着缠绵的烟雨。它来得干脆、直接,太阳一出来,风里就带了暖意,土地“扑哧”一声,就把什么东西给拱出来了。

最先知道的,是麦子。这时的麦子,不是种在地里的,是走在路上的。因为家乡大平原的田,一片接着一片,麦田和土路是挨着的,有时候,简直就是长在一起的。冬天的时候,麦苗怯怯地缩在土里,像个贪睡的孩子。等到开了春,几场风一吹,麦苗就醒了,伸伸胳膊蹬蹬腿,一天一个样。这时候,你要是沿着田埂走,会觉得那麦子也在走。它们不是站着不动的,是侧着身子,一排排、一行行,朝着太阳的方向,悄悄地挪。风一过,整块麦田更是被掀起了一层绿色的波浪,从路的这头,一直滚到天的尽头。站在垄上,就像站在一条船上,四周都是流动的绿。那是一种很安静的走,没有声音,只有风从叶梢上滑过去的轻响。

小时候,跟着大人去地里浇水施肥,一不小心,腿腕就会被麦叶子边缘的小锯齿划出一道细细的红印子,有点痒,也有点疼。奶奶看见了,就摘一片肥大的青草叶子,揉出汁水给我抹上。奶奶说:“麦子也是有脾气的,你敬它,它就养你。”

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,对麦子的心意都在手脚上,更在每个人的舌尖上。刚灌浆的麦子,青生生、胖乎乎的,薅几穗下来,在手中反复揉搓,吹去麦壳,一把青麦

粒丢进嘴里,又甜又脆,满嘴都是浆。这时候,大人们就会说:“嚼吧,嚼吧,这是‘活气儿’。”

再往后,麦子就换了另一种行头,那是另一种走法。黄色从麦尖上开始,一点点往下洒,像一滴墨水滴在宣纸上,不几天,整片麦田就都成了金灿灿的。这时候,走路要小心,因为麦芒硬得像针,稍不留神就扎你一下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干燥清新的香味儿——那是麦熟的味道。

收割时节,人更是要跟着麦子走的。收麦要抢时间,老话讲“麦熟一响,虎口夺粮”,何况麦收天说变就变,风雨冰雹说来就来。一场雨淋透,三天麦穗发黑,四天就要发芽;若万一遇上冰雹,一年口粮便全泡了汤。于是天还黑着,能下地的庄稼人就都起了床,带上早已磨得雪亮的镰刀,浩浩荡荡往地里赶。

割麦子看似简单,其实既需要技术,更需耐力。首先左手臂揽住麦秆,右手握紧镰刀,弓腿弯腰,一把把麦子割掉,然后扭身放在身后。依次往返的动作,不多时,腰就如断了一般。《朝阳沟》里唱的“腰疼腿酸脖子歪”,竟半点不假。就这样,汗水滴在土里,和麦子的香气混在一起,那是一种让人鼻头发酸的、勤劳的味道。

麦子割回来,只是第一步。麦收有五忙,割、拉、碾、晒、藏。那时候没有联合收割机,每一颗麦粒,都要经过晒、碾、轧、扬等多道工序,方能入仓贮藏。晒场,最喜欢的是太阳,所以越是接近中午,日头越是强烈,晒场翻场就越是忙个不停。人们站成移动的一字形,依次舞动着三股木叉,在麦秸与人的共同走动中抖翻,确保每一个麦穗都晒干。

轧场是最热闹的行走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碌碡是主角——那是用青石凿成的石碾,中间粗两头细,身上刻着防滑的花纹。随着“吁——驾!”“嚼儿——驾!”的吆喝声,蒙着眼的牲口拉起碌碡,在场院里一圈圈转,“吱呀吱呀”的碾响混着麦粒脱落的“沙沙”声,满场都是烟火气。半大的孩子光着脚跟在后面跑,踩在压实的麦秸上软绵绵的,还带着太阳的温度。胆大的有时会偷偷爬上碌碡架,跟着走几圈,惹得大人一阵呵斥。轧完一遍,大人们会用木叉依次把麦秸挑起来,抖一抖,把藏在里面的麦粒翻出来,然后再摊平,让牲口再轧一遍,如此反复。这时候,场院里就弥漫着一股混合着尘土、麦糠和新麦的香。

扬场是个技术活,得有风。扬场把式站在高高的麦堆旁,一锨一锨地把麦子和麦糠抛向空中。风一吹,轻飘飘的麦糠被吹到一边,金黄的麦粒“哗啦啦”地落下来,在地上堆成一座小小的金山。我们这些小

孩就围在旁边看着,陶醉着,不敢出声,唯恐惊扰了这一场盛大的舞蹈。

等到新麦入了囤,日子才算真的落了地。家家户户都要蒸一锅新麦面馒头,那馒头,白得晃眼,喧腾得像云朵,掰开来,热气腾腾,一股子清甜的麦香直冲脑门。蘸着自家捣的蒜泥,一口下去,能把人的眼珠子都香出来。奶奶常说:“麦子走了这么一遭,人也跟着走了一遭!”

前不久,我机缘巧合之下重返老家。当时正是麦子拔节的时节,举目望去,田野里绿油油的,像是铺了一张巨大的地毯。我走在田埂上,风一吹,麦浪发出沙沙的响声。那声音就像是在喊我的名字,一声一声的,不急不缓。我走进去,任麦子碰着自己的腿,麦芒扎着自己的手,整个人都被那股熟悉的香味裹住了。

麦子依然在走。从我脚边,一直走到天边。我忽然觉得,自己也变成了一颗麦子。从故乡出发,走了几十年,走了很远很远的路,看过许多风景,尝过许多滋味,绕了一大圈,最梦寐的还是这片土地。

太阳偏西了,把我的影子拉得很很长,轻轻投在了那些正在行走的麦子上。

## 记忆

### 煤油灯下的守望

□崔亚樵

一方土窑洞,一盏煤油灯,一群扎根乡土的乡村教师,在艰苦岁月里坚守讲台、躬耕田地,用青春与赤诚点亮山里孩子的求学之路。他们一身尘土,两袖清风,半是农人,半是先生,无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称号,更是一代人走出大山、改变命运的引路人。

在我记忆深处,黄土高原上一个小山村里的一座乡村学堂,总让我魂牵梦萦。虽然那只是几孔朴素的土窑洞,却承载着一代山里孩子的求学梦想。那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,却有一群用青春守望乡土、用初心点亮希望的乡村教师。他们躬耕讲台、心系桑梓,一边扛起家庭生计,一边托起孩子未来,在平凡岁月里,书写着最动人的育人篇章。

八岁那年,我走进了村里的学堂。那时的学校虽简陋,却涵盖了小学与初中,是方圆几里山村孩子求知的殿堂。那时教我们的先生,是乡亲们口中的“民校老师”,也是后来被人们尊敬的乡村教师。他们多是本村或邻村初中毕业的返乡青年,二十出头,一身朝气,满心热忱。他们的日子格外辛苦,从无只教书不劳作的清闲。每到农忙时节,尤其是“龙口夺食”的麦收季,学校放假,老师们便放下粉笔,扛起农具,与乡亲们一同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。待农事稍歇,他们洗净晒黑的面庞,又匆匆赶回学校,粗糙的手捧起课本,再次站上讲台,把山外的世界讲给孩子们听。一身尘土,两袖清风,半是农人,半是先生,这便是当年乡村教师最真实的模样。

每到开学,场景更令人难忘。条件稍好的年轻老师,骑着自行车,将散发着油墨香的课本与作业本一趟趟运回学校;年长或不会骑车的老师,则要徒步从几十公里外的镇上,肩扛手提着课本、作业本跋涉归来,一路辛劳,却从无怨言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正是这样一群可亲可敬的老师,把知识的希望,一点点扛进了深山。

那时的同学,小学多为本村伙伴,初中生则来自周边的村庄。同学们天不亮便动身,翻山越岭赶往学校,暮色降临再独自归家。日复一日,山路漫漫,而那些乡村教师,便是同学们求学路上最稳的依靠、最暖的光亮。他们不仅教我们识字读书、明理知义,更用一言一行告诉我们:山里的孩子,一样可以有梦想、有追求、有前程。

我始终难忘三、四年级独自村小的那位代课叔叔。彼时村里初中早已撤并,整所小

学仅他一名教员,一力扛起一至四年级全部教学课业。叔叔退伍回乡,性情耿直刚烈,平日脾气急躁,对待学生却始终严管厚爱、分寸分明。

一次课间十分钟,我与弟弟出于好奇偷尝香烟,恰好被他撞见。他很铁不成钢,当场严厉惩戒了我们兄弟二人。我俩捂着脸红肿的面颊回家向母亲哭诉,不想母亲弄清前因后果,丝毫没有偏袒护短,又狠狠教训了我们。“你们不要不服气,老师管教你们是对的!”母亲对我们说。

那个年代的家校关系纯粹而同心,家长常对老师说:“孩子不听话,你尽管管教,该打就打该骂就骂,都是为他好,我们不计较!”正是这份信任与默契,让老师们敢管、愿教、能尽责。如今我和弟弟半生不沾烟草、品行端正,回想起来,最该感谢的正是当年那些严慈相济的乡村师长。

那阳的山村尚未通电,夜晚照明唯一一盏盏昏黄的煤油灯。每当夜幕降临,老师宿办一体的窗前那一点微光便准时亮起。他们在如豆灯光下批改作业、伏案备课,一笔一画饱含期待,一字一句倾注心血。白天教书育人,农忙归家劳作,在学校与家庭之间奔波,在责任与坚守中前行,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,默默奉献给了黄土高原上的孩子们。

如今,我亦步入知天命之年,回望来路,心中唯有感恩。若没有当年那些乡村教师的默默托举,便没有我们走出大山、改变命运的可能。若没有他们在艰苦岁月里的执着坚守,便没有一代代山里人对知识的敬畏、对未来的向往。他们如一盏盏油灯,燃烧自己,照亮前路;似一棵棵青松,扎根乡土,挺拔向上。

时代在变,校园在变,而乡村教师的精神始终熠熠生辉。比起当下一些教育场景中的顾虑与束缚,当年的老师们更显赤诚坦荡:他们把学生当亲人,把教育当使命,严在严处,爱在细微中。他们用一生坚守,诠释了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”的深刻内涵;用平凡行动,铸就了扎根基层、奉献人民的精神丰碑。

如今,曾经书声琅琅的旧窑洞早已坍塌,当年我们追逐嬉闹的操场已是草木丛生、寂寥无人,学校撤并已数十载,村中常住人口也仅剩几十人。但那些在土窑洞里教书、在油灯下备课、在田间奔波的身影,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,也镌刻在乡土教育的史册中。

城市金融报  
CITY FINANCIAL DAILY

## 以数字为笔 绘丰收画卷

农机驰骋沃野, 光伏赋能乡村, 同奔振兴新赛道。



本报部分素材由AI生成